

谢正犯了个天大的错误被怀疑是内奸

12



胡震生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 MBI 的金牌销售,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殊不知,突如其来的 MBI 和远想的世纪大并购,却在他升职的关键时期发生,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一切从头开始……

本书作者自己就是 IBM10 年的金牌销售,他在书中详尽披露了 IT 界的商业操作手法及相关内幕,细数职场中的“徽章”和“伤疤”,其中不少销售技巧和职场攻略,被职场中人奉为宝典。

[上期回顾]

俞可在医院动了手术,命是保住了,但输卵管被全部切除。同时,谢正终于知道了分手的真正原因,原来是他上次叫小姐的事被俞可知道了……

职场小说

时间过得飞快,张猛最终批准了新天推荐上去的方案,周末把标发出来。规定下周五上午九点,各大厂商交标。

雷越和谢正搭周一最早的飞机,飞向长沙。诸葛和已经订好长沙最大的会议室,桌子上整齐摆着刚刚拿到的标书。

“我订了整整一周,不会有人打扰我们。这是刚刚拿到的标书,小谢你看看吧。我看过,和你当初设计的差别不大。”诸葛和也没时间客气,把最新的标书递过来。

谢正忙拿起来,扫一眼最关键的地方,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大家正在聊着,电话响了起来。“我是周成,你们都在么?”电话里周成的语气有些焦急。

“大家都在。我是雷越,什么事情?”雷越接过来。

“谢正在么?”周成追问道。“我在,怎么了?”谢正忙凑到电话边。

“谢正,这个方案是你做的么?上次新产品培训你参加了么?”周成很严肃地问道。

“我参加了。”谢正想起来,那次培训因为俞可宫外孕的事,自己听一半就离开了会场。

“你知不知道,我们鲸鱼的最高配置是绝对不可以推荐给客户的?”周成的话,让大家大惊失色,都回头看着谢正。

“我,我,我不知道。”谢正脑海里飞速地转着,没有这方面的一点点印象。最近持续的抑郁,让他一直在逃避工作,更没有仔细钻研过新产品。

“你他妈的闯祸了,你知道么?”周成忽然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起来。

“周成,你别生气,仔细说说话。我是雷越。”雷越接过话题。

“产品经理再三强调,不要

在客户那里推荐鲸鱼的最高配置,虽然报价没变,但是生产成本增加一倍。这他妈的还怎么和普惠打?谢正,你现在就给我回北京,自己和公司解释,现在所有人都他妈的在骂我。”周成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啪”的一声把电话摔了,看样子肯定是刚刚被骂完。

雷越的手机响起来。“国总。”雷越看了一眼,示意大家都不要出声。

“啊,对。我也是刚刚知道。对,对,对。我们在开会想办法,看怎么补救。”雷越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看样子国顺昌也没有口下留德。

“你闯大祸了,有人怀疑你被普惠收买,才做出的这套方案。”雷越挂了电话,转身瞪着谢正,手哆嗦着指着,说不出话来。

“我,我最近生活上有些问题,所以……”谢正紧张地擦擦额头上的汗,不知道该如何说是好,这可是四千万的项目,所有人一年的心血……

“小谢,我是严谨。”产品经理的电话打过来。

“严老师好。”谢正毕恭毕敬地回答着产品经理的电话,北京的人都尊称她为严老师,不仅是德高望重,更因为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犯过一点错误。

“我看了你的方案,也大概明白你设计的思路。那天培训,我记得你是半路离开,对吗?”严老师非常熟悉各种方案的特点,看样子是明白了谢正的设计思路,明白他是无心之举。

“严老师,您真是好记性。那天我女朋友突然生病,需要急救,我着急去送医院,没听完。这手术搞得我最近情绪都不好,方案忘了找您给检查一下。”谢天谢地,严老师还记得自己那天是半

路离开。

“嗯,人怎么样?”严老师客气地问候一下。

“人命保住了,不过可能落下终身残疾。”谢正不得不说得严重点,否则真是说不通的事情,好在公司没有人知道自己和俞可的关系。

“人啊,怪不得最近看你发蔫呢。几个老板们还在开会,我这趁空给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原因。”严老师没有点明有人怀疑的事情,但是谢正心里明白。

“产品这么新,我这真的是疏忽,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投敌卖国。严老师,您给我做主啊。”谢正赶快和严老师使劲套着近乎。

“好,我知道,我得回去。”严老师挂了电话,也让谢正心里稍微有点底气。

会议室的电话响起来,紧急的电话会议开始了。

国顺昌让严谨来主持会议。“小谢,你和大家解释一下你的设计思路。”严谨给谢正解释的时间。

“这是目前为止能和设计院达成一致的唯一方案。”

电话里所有人都沉默了,谢正暗自捏把汗,因为他把责任推一半给设计院,这个大家谁都没有话讲,实情只有自己最清楚。三秒,二十个字,先堵住大家的嘴。

“我刚刚给大家发了封邮件,里面有我设计的各种版本的方案,因为要考虑到和普惠方案的平衡,最后设计院才同意这个版本,也是唯一同意的,但是当时的确没有考虑到鲸鱼最高配置成本的问题。这也是第一次投鲸鱼的标,没有经验,请大家谅解。”谢正揣摩着大家的感受,有限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严老师,这就是你的问题。难道没有培训么?”国顺昌又

转向严谨。

“培训那天,我家人出事,进医院急救,我没有听完,对不起。”谢正忙把责任揽过来。

“国总,这个方案给用户看得比较早……”严老师说道。

“对,因为时间的原因,产品刚发布,就给客户设计方案……”谢正意识到这个也是个原因,忙接一句。

“谢正,你别打断,听我和国总讲完。”严老师客气气地拦住谢正。

“国总,这个是全国最早给用户建议的鲸鱼方案。产品部在培训的时候和大家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这么快就会有项目发生。我们已经准备好公布新的流程,所有鲸鱼的方案需要先报产品部门审批后,才可以递交到客户手里。这个流程需要公司批准,所以还没有公布出来,湖南的事情对大家也都是个教训,下面产品部会和全国鲸鱼项目的销售经理逐一确认,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严老师不紧不慢地把话讲完。

谢正不禁暗自佩服,自己的功力还是差很多,严老师的话滴水不漏,没让人抓住任何把柄,同时还给出解决办法。潜台词是责任在公司对流程的审批,MBI 审批类似流程之慢,大家也都是理解的,谁又能怪罪 MBI 呢。

“好,要防止类似事情的继续发生。严老师,我们单独谈一下。”国顺昌听到这里,挂了电话,只剩下周成和雷越等人。

“公司怎么看这个事情?”雷越在电话上问周成。

“James 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一会儿肯定还有会议要开。”周成在电话里直摇头叹气,大家都明白在北京陪老丈人开这种会,真的是活着比死还难受。

“唉,这么大问题。成本到底增加多少?”产品成本是最高机密,只有 James 等有限几个老板才会知道详细数据。

“按照集采折扣,我们整整贵普惠一倍。听严老师说,如果想赢单,只能到亚洲总部批,已经过了 James 的权限。我他妈的后悔死了,为什么不和你们一起去长沙。”周成满口脏话,一改往日的老好人形象。

会议室的电话铃声打破办公室死一样的寂静,雷越忙快步接起电话。

“雷越,我是周成,副总裁 Lucas 打电话来,希望能了解一下情况。你们那边怎么样?有什么结果么?”

“我们分析一下,不能瞎普惠知道 MBI 成本增加,还是应该按照原来计划的价格投。”

“好吧,我支持你。”雷越和周成两个人最后商定,不去考虑高端成本增加的问题,维持原有的价格体系不变。

周成把 Lucas 的电话接进来。

“雷越,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Lucas 已经是快五十的人了,说话非常缓慢,给人无比的压力。

“移通湖南是普惠的黄金客户,MBI 已经好多年在这里颗粒无收,所以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我们必须以价格取胜,我们希望维持原有的价格策略。”雷越一字一眼地对电话讲道,谢正听到这里心一下子好像被刀绞一样,价格分析表上的折扣,他都不忍心多看一眼,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司会批准这样低的价格。

“方案做错,客户关系又不好,如果湖南这个样子,我建议标就不用投了,没有任何意义。”Lucas 退出了电话会议。

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怒斥部分将领的“恐日症”

3



余戈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1944年的夏季,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7000 余名中华男儿用鲜血攻下了滇西的松山,消灭了那支野兽般的军队,创造了抗战史上中国军队首次歼灭一个日军建制联队(团)的辉煌胜利。65年后,同为军人的余戈用最艰苦的正面进攻的方法啃下了这场战役,他以“微观战史”的方式,详实地记录下松山战役的每一天,展现了松山战役中日双方真实攻防的全过程。

[上期回顾]

日军“拉孟守备队”驻扎在松山,犹如一群禽兽,无恶不作。他们用注射毒针的办法处死了修筑松山工事的一千六百多名农夫,并且在此设立慰安所,强迫当地妇女做慰安妇,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等等。

纪实文学

美国总统的潜台词 让蒋介石不得不决定反攻滇西

1944年4月4日,蒋介石接到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电报:

“……当激战正在缅甸西部阿拉干(又译作若开)海岸进行时,萨尔温江(怒江流入缅甸后的名称,西方人亦泛指整个怒江)前线仍然平静无事,结果是日军得以转用第56师团的一部分来对付史迪威向孟拱河谷的突击和远程突击部队在缅甸北部的威胁。我不能想象阁下获得美国装备的Y部队不能前进以抗击实力业已空虚的日军第56师团。在我看来,阁下的第71军不再延迟立即进军占领腾冲、龙陵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萨尔温江上与阁下对峙的只是一个装备不全的师团。阁下向西进军必然成功。”

“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曾经装备并训练阁下的Y部队。如果不使用他们于共同事业,我们空运装备并提供教练人员的勤奋和最广泛的努力就没有道理了。我希望阁下立刻采取行动。”

面对这个“最后通牒”,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潜台词:如果再不出动中国远征军,美国将停止运送援华物资。

4月10日,罗斯福总统的威胁有了实质性的动作。这天,史迪威的参谋长托马斯·赫恩少将奉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指示,告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建议将分配给中国远征军4个月份的空运分配额734吨物资,转移给美军第14航空队。”再者,已拟定计划“取消

向中国航空公司贷给飞机的合同,并收回迄今已交付的飞机”。

这无疑是对不肯开始反攻的蒋介石采取的最强硬的手段。

蒋介石知道的,反攻滇西也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否则不但要失去美国的一切援助,而且还将面临着政治上的孤立,甚至被西方大国抛弃。无奈之下,蒋介石立即指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于4月14日签署了“怒江攻势命令”,电令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做好反攻出击准备。

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卫立煌让美方很满意

蒋介石让卫立煌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史迪威表示赞同。这个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在北京担任美国武官的“中国通”,对中国所有的重要将领的历史事迹都做了记录并给出了评语,卫立煌指挥的忻口会战曾给当时担任美军观察员的他留下深刻印象。史迪威当时对卫立煌的作战能力很是信任,将其称为“常胜将军”,美国的《时代》杂志1937年11月即以这一评价对卫立煌做了隆重报道。而在美军顾问组长多恩准将眼里,卫立煌这位中国“虎将”是老牌资历、新派作风,的确显示出不同于其他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素质,令他深感敬佩。如,卫立煌到任后不久就请求美军提供由航拍照片拼接的怒江战区地图,因为当时中国军事地图测绘精度很差,用于指挥作战经常出问题。多恩没想到一个行伍出身的中国高级将领居然了解这一先进技术,马上欣然允诺,两个星期后就把拍摄制作好的地图送了过来。另外,卫立煌还请美军顾问在远征军行动路线上严格

把握制空权,要特别注意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攻击,并提出了在我反攻后美军出动轰炸机群对缅甸境内的日军机场进行预先破坏的设想,这些都令多恩深感惊奇,答应遵办。

这一切,都奠定了滇西反攻胜利的基础。

5月5日上午8时,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们都被紧急召集到了保山县马王屯司令长官部。

此时卫立煌的手中正拿着一份电报,电文是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签署的怒江攻势命令:“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

卫立煌向到会人员宣读了蒋介石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发出预令:部队5月11日渡江!至此,滇西大反攻正式开始。

这次,将是抗战7年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对占领我国土的日军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

在座的美军顾问组长多恩准将暗自叹息道:“上帝啊,他要是早三天下令就太好了!”因为,此时已经错过了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期,滇西恼人的雨季已经到来,怒江水面宽度陡然间从80多米涨到了300多米,水流速度高达每秒4米以上。部队在怒江峡谷及两岸高山的瘴烟淫雨中作战,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

卫立煌怒斥部分高级将领的“恐日症”

5月11日,期待已久的滇西大反攻终于开始了。

中国远征军反攻部队自东岸悄然下至深谷,来到奔腾的怒江边。午夜时分,在17名美国工兵顾问指导下,远征军工兵部队利用帆布船、竹筏和小木船,在怒江翻滚的激流中,开始渡送首批渡江部队。

渡江进展颇为顺利,仅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溺死。

在中、日、美三方的战史资料中,均记录有如此一笔。据当时输送部队从勐古渡口过江的第54军第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回忆:这位士兵叫邓超,湖南人,为本师某团的中士班长,为人很好。当时,工兵连预先在江面上拉了一道钢索,邓超所在的班乘船从钢索上游渡江时,在水流推动下船行线渐渐下斜,将要由钢索下穿过,邓超担起钢索垂得低低会刮到士兵们,起身推扶了一把,不料因江水流速太快,小船快速掠过了钢索,邓超抓着钢索吊在了江面上。此后,排长派了几个空船想把他救下来,但船一

到那里就一闪而过,最终邓超因体力不支坠落江面,转瞬之间被急流卷走。已92岁高龄的董嗣勋说,这个反攻中牺牲的第一位士兵是因为自己没尽到责任,这一辈子经常会想起他。

关于渡江,还有一个小插曲:1944年5月,渡河工程准备完毕,部队集结怒江沿岸各渡河点。正待命出发之际,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4军军长方天向交通指挥部提出了一个要求:部队渡到对岸后,如遇日军顽强抵抗,不能占领登陆场时,工兵部队要负责把部队再接运回来。

工兵集训处教育组组长周鑫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部分高级将领的“恐日症”又犯了。还没有渡过去,就先考虑怎样回来的问题了。一时上层军心浮动。据争议很快就传到卫立煌那里,他为此愤怒地申斥各将领:“昔日韩信背水而战,项羽破釜沉舟,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因为有此决心,才战必胜,攻必克,无坚不摧。我中国远征军养精蓄锐两年之久,又有先进

装备,却在未进攻之前就想着后退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反攻安得成功?”随即传达命令,“大军渡江后,所有渡江船只返回东岸集结待命。我将邀请江东父老在岸旁守候,倒要看看有哪一位能厚着脸皮渡回来!”

众将领均深为震动。时任第198师工兵连连长的董嗣勋说:“当时战略计划就没有退回来的考虑。我们当兵的人,作为攻击部队来讲,只有往前走,后退只有死路一条,与其跳到江里死,不如往前冲死!”

1944年5月11日夜,中国远征军如期渡江。日军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没有在怒江西岸滩头设防,而把拦击阵地设在高黎贡山顶的各隘口。后来很多媒体报道远征军是“强渡怒江”,实际上应该称为“巧渡怒江”。当远征军攻击部队士兵踏上怒江西岸,没有听到枪声时,不禁长出了一口气。他们尚不知,日军第56师团的精锐部队正以邀击态势,扼守着各个山头隘口。

而为了应对中国远征军即将发起的攻击,日军在松山各阵地前沿地带埋设了好几天的地雷。14日这天,几匹马意外地走过了滇缅公路边大哑口慰安所前的雷区,却没有爆炸。日军深感意外,几名兵器管理士兵怀疑地雷有问题,于是找来军锹要挖开看看,谁知此时地雷突然爆炸,当场炸死劳资正行和浅田一市两人,另一名受了重伤的坂本赖田在卫生队呻吟了一个星期后,也呜呼哀哉。战后,日军编撰的《战亡人员登记簿》上,均认定这些人属于“战死”。

对兵力不足的拉孟守备队来说,这种大战前的非战斗减员,让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大为恼火。